

聶氏家語旬刊

一月九日上海匯山路四十八號聶宅發行

第七十五期
說習氣
岡州公牘選錄
新聞

印光法師來函

雲台居士慧鑑接貴家語、不勝欽佩、文正公心法、閣下得而傳之、故能脫離富貴習氣、樂我天真、不隨物轉也、致某君書、實為振興頹敝之妙法、恐某君無此志向、則了無所益、然公之衆覽、必有肯取法者、盜竊因緣、推至其極、則可以為聖為賢、實為救世至文、但杜順乃唐初太宗時人、字寂明、度字有訛耳、光常曰、因果者、世出世間聖人平治天下度脫衆生之大權也、當今之世、若不提倡因果報應、雖佛菩薩聖賢俱出於世、亦末如之何矣、又曰、善教兒女、為治平之本、而教女為尤要、又曰、治國平天下之權、女人家操得一大半、以世少賢人、由於世少賢女、有賢女則有賢妻賢母矣、有賢妻賢母、則其夫其子女之不賢者、蓋亦鮮矣、彼學堂提倡男女平權、直是不知世務、男有男之權、女有女之權、相夫教子、乃女人之天職、其權極大、不於此講究、令女子參政等為平權、

直是不識皂白者之亂流也、光之愚見如是、不知閣下以為然否、如其不甚悖謬、敢祈 大加發揮、亦未始非挽回世道之一助也、順候
禪安 蓮友印光頓首 十一月十四日
再者、貴家語題名傍、宜標明地址、庶欲取法者可以通函祈寄也、此萬不可少者、

說習氣(續)

雲台

其習既深、則反覺甘淡為無味、視節欲為矯奇、甚矣習氣移人之可懼也、舌之用既類、其受習亦最深、故欲致力於斷除習氣者、亦必先從舌根着手、故佛戒以持齋為重也、至於意識之習、多而且烈、約而言之、曰貪嗔癡、大抵五根之貪、皆意習也、貪而無已、驕嗔生焉、驕嗔貪欲、互相增進、靈明之知、遂為所蔽、愚癡之來、蓋由乎此、世間多欲之人、或恣口腹、或徇情色、或貪金錢、或嗜玩物、縱情肆意、巧取強奪、如蛾撲火、不避危難、旁觀之人、或憎或

之不悟、動之不聽、習氣深入之故也、至於多瞋之人、意氣用事、驕慢嫉妬、爭強好勝、褊急淺狹。多憎易怒、煩惱既叢、乖氣迴互、言輒招尤、動卽有礙、悔艾雖類、迄莫能改、習氣深藏之故也、若夫愚癡之人、覺知己蔽、抱頭狂行、蒙眼摸索、於摸索中、自以爲明、於狂行中、自以爲智、危境在前、彼不自覺、方自以爲機巧可恃、安穩可保、雖遇善知識、指點迷誤、示知途徑、彼則執持我見、深閉固拒、法語異言、聽而不入、真理實義、聞而不悟、於一切時、我執爲害、此無他、習氣障蔽之故也、是貪嗔癡三者、皆識中習氣所發也、而其由來、爲執我故、爲有我故、故於讜論忠言、不能虛心容受。正法義理、不能平心研究、變故陷常、安惡文過、不能勇決訟克、邪見偏執、辯嗜詭行、不能抉擇遷改、總之執我有我之識心、深植於中、牢不可拔、良以多生之熏染、發爲今生之習氣、是故釋迦垂訓、指明心性、示去妄返真之方、教從迷入覺之路、說煩惱根本之緣、誨因果究竟之義、而其初步以斷除習氣爲主、此其義儒家同之、大學言明明德、在止至喜、知止有定、靜安慮得、猶之佛教安住其心、底於正覺、由戒得定、定慧則覺、言止言戒、同期安定、安定之功、同期明覺、明覺之極、同證心性、(儒言盡心知性、佛言明心見性、但儒只略言其端緒、佛則詳言其究竟耳、)其言戒定知

習相遠者、遠乎心性之真、而移其妙明之覺也、心有不可移之道存、譬如防盜、注目而視、嚴兵而守、則寶藏可保而勿失、習氣者、盜也、善葆覺明、精修戒行、則性真常存、而幾於上智不移矣、夫習染人人、賢者不免、雖深淺不同、其被移而失其主宰喪其本心則一也、不知其爲習氣而聽任之、則陷溺日深矣、知其爲習氣而勇猛斷除之、則遠移可免矣、大學曰、苟日新、日日新、言滌習染之污而作新之也、孔子三十而立、四十不惑、立而不惑、不移之謂也、孟子曰、我四十不動心、又曰、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又曰人之異於禽獸者幾希、庶人去之、君子存之、夫所以不動心者、以其有存焉者在也、不爲外物所移故也、釋迦如來教人安住其心、以能捨而不著相爲要義、使學者內捨六根、(眼耳鼻舌身意)外捨六塵、(色聲香味觸法)凡一切事相、一切緣會、乃至一切功德、無不捨者、其究竟指歸、在證自性、故明心性、則雖捨刀上陣、亦如如不動、逐塵勞、則在參禪念佛、亦亡失本真、移與不移之別蓋如此、吾人爲學、其知所致力矣、此篇之作、爲自訟也、其杰自知貪嗔我執習氣之深、嘗勉致力、迄未能斷除少分、因自潛思、澈求其故、遂成此文、詳致習之由、爲改過之助耳、世有

全案註解、或亦藉以爲也、
三真至誠、以不向系等、且、
印用補給在案、編據

余王成具稟遞請起徵、隨於道光二十年間、又據余玉成以伊坦不知何人閉塞冲尾、恐係土豪圖佔等情呈請體割、并據沙目羅成輝及監生莫廷澤劉功樂何玉等、分詞具控沙棍余玉成等糾匪搶割田禾、並連年控催拘追、迭經飭拘余丑成等、總未到案、迨至道光二十三年九月十八日、始據余玉成呈訴伊將坦照按與李雙元、並屢被莫廷澤等串匪搶割等情、同日並據李雙元呈明伊於道光十年內、接受余玉成石牌坦一頃八十畝、並將藩照交執、旋於道光十六年十二月間、被匪將照竊去、稟明南海縣存案、懇詳補給印照、並控莫姓抹界越佔、致余玉成拖租無還等情、又抄粘原承藩照及坦圖呈驗、均經前縣飭傳勘訊未到、隨據莫廷澤等及李雙元等分詞上赴各憲轅具呈、批行勘訊斷詳等因、前縣陳壽頤因李雙元等屢傳不遵赴質、當即帶同莫廷澤等親詣控處、勘明該坦土名四至、飭令莫廷澤等繳出契照、核對相符、並無越界圖佔及拖欠租穀等事、當將契照發還、照稅管業、並照原告三月不到之例、將控案詳銷、旋據李雙元隨詳翻控、奉行弔核契照覆勘斷詳等因、適值前縣陳壽頤卸事、詞交前縣邱手穎照按催傳、隨於道光二十九年九月內、傳集兩造人證、親詣勘丈、因丈得余莫兩姓稅坦、與原報坦數均止

監生莫廷蕙、以邱前縣將伊祖土名太廟下等處西界熟坦、斷歸余姓、以致串匪趙福平等踞搶、等情赴省翻控、而職員趙卓雲等、亦以伊趙重光祖買受余發成等土名馬鞍山石牌沙尾等稅坦九十餘畝、被莫姓恃強爭佔、等情赴縣具控、並據兩造控奉批行、傳集人證、解府審訊等因、前縣差傳解審、兩造均匿不到案、以致互相纏訟、連年搶割不休、至莫廷蕙捐歸紫水義學之田、即係前與余玉成等互爭土名太廟下等處坦田一頃七十餘畝之業、雖稟經陳前縣批准立案、而趙姓故匿不到、未經斷結、支節愈繁、連年各姓護割、沙船每每滋事、所以咸豐七年、有砲斃趙瑄平等五命並傷多人之案、申職於咸豐九年九月到任、照案勒催傳解、並查本案係衅起田土、非將田土勘明、此案終難了結、是以稟請由縣先行勘詳、俟將田土勘斷、再行集案解審、隨奉批飭由縣就近勘明稟覆等因、遵即傳集兩造趙龍驤等及莫如春等到案、弔齊兩造印照、親赴履勘、當經勘明趙姓所受余姓之馬鞍山石牌沙坦在北、莫姓之太廟下坦在南、中隔一河、河寬八九丈、舟楫通行、且有田隣何玉莫若智馮張合等田各多頃、橫互其中、南北相去幾十餘里、界址分明、俱與張前令報承陸科原詳界址相符、及核趙姓所繳李雙元呈請補

給余玉成被竊失去憲照、則靠東一坵、本爲南至何玉官佃、而照內已改爲北至何玉官佃、靠西一坵、本爲南至莫若智坦、而照內已改爲北至莫若智坦、其中一坵、本爲南至馮張合坦、而照內已改爲北至馮張合坦、是此田原在何莫馮等田之北、而補給印照、忽又變爲皆在何莫馮等田之南、不但與張前令原詳、絕不相符、且與卑職現勘、迥然相反、依照而論、則莫姓之田、盡當屬於趙姓、而莫姓百餘年耕輪之田、不知何往矣、况查余玉成既於道光十年已將石牌坦一頃八十八畝連照按與李雙元、何以道光十四年間具呈、並未聲明典按與人、且稱莫若智罰其田在下段、係屬有心圖佔、則是此田係在莫若智坦之北、已有明徵、卽至道光二十年呈控被人閉塞涌尾時、猶稱歷年批佃沙夫耕種無異、何以絕不提及莫姓搶割及按與李姓之事、卽所控土豪圖佔、亦尙稱不知何人、並未言及莫廷澤搶割多年等語、迨莫廷澤與何玉等於道光二十年以後、屢控余姓人等搶割伊田、迭經差傳集訊、而余姓竟不到案一訴、直至道光二十三年十月、始據訴坦經典按、並控莫廷澤等於道光十四年後、屢次搶割、而李雙元亦卽於是日呈明典担失照各情、從此出頭迭控、而余玉成反行屏跡韜光、如果莫廷澤等屢次搶割越佔、

莫姓搶割是真、而李雙元唯應指控余姓、向其追租、何以反代余姓而力攻莫姓耶、且契照關係甚重、如果十六年被竊、何以早不呈請補照、且田坦既在新會、自應併赴新會報明、何以僅於不相管轄之南海、贖稟在案耶、且此照既於十六年被竊、而莫姓已於十四年搶租、尤應及早稟請究追、補請給照、何以遲至二十三年始行具控、三十年始行補照耶、且照已失去多年、呈內又何得仍有粘抄、又從何處抄來、又何以一相符、而唯南北二字、卽已預行改易耶、蓋照不竊失、則南北難改、南北難改、則坦無由佔、故捏稱被竊、以爲改易之由、復爲瞞請補照、以作影佔之計、其計謀甚爲深遠、而不知弊竇卽於以明呈、其餘矛盾甚多、難以枚舉、只此南北二字、是爲此案確憑、其爲余李諸人詭謀串騙影佔莫姓稅業、毫無疑議

新聞

(未完)

慎餘夫人於十一月二十二日辰時生一女

雲台近將蕭夫人所遺珠飾變售一部份以三千元滙湘助賑餘作刊印龍舒淨土文之用尙有一部份亦正在變售